## 第十四回　說法藏身有妹願偕婚好　冤家對面憨呆鳴鼓興詞

詞曰：

如簧巧語心歡樂，說不盡喜是眉梢。路徑接桃源，此德非同小。宿怨未釋今來到，這事兒重增懊惱。呆性發咆哮，有訟須分曉。調寄《海棠春》

話說許繡虎同著居公子在亭中敘談，必要問明掌珠是什麼人。居公子笑了一笑道：「請問老世兄題壁二詩，端的為誰而發？」許繡虎道：「先前不知是世弟，今既知是世弟，題詩自然是為世弟而發。此乃極易明之事，何勞又問？」公子道：「老世兄既鍾情於弟，又何必更問掌珠？今問掌珠是棄弟矣！何瞬息間而移情若此。」

許繡虎聽了攢眉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弟之苦衷實難告人，今在知已之面前，又不敢不以實告。因思人生天地間，能享五倫之樂者，世不乏人。如缺其一，終非全美。但緣愚兄命薄，嚴慈早背，失一倫矣。兄弟無有，又失一倫矣。才疏學陋，未佐聖明，又失一倫矣。愚兄已失三倫，不得不求其次。欲求其次者，以為夫婦乃人生之敵體，若不與我許繡虎年相若，貌相當，閨閣中見月不能分題，懷春不能拈韻，效雎鳥而不能和鳴，如琴如瑟，苟無其人情願孑然以終其身，不作夫婦之想。既不作此想，必得好友而與意氣相孚，道義相合，芝蘭同室，以消歲月。此二者日夜存心，時無步懈，是以天涯求知己，四海鳳求凰。誰知胼胝奔求，終無一遇。不期路遇世弟，雖未訂交，而羨慕之心，只覺鏤心已入肺腑矣。故題壁二詩，願與世弟訂交良友，以定生死之誼。又不意和詩之掌珠，屬意大有不同，不與我言朋，競欲與我訂百年之好合。及今細想，必非士子，有類香奩。雖未睹妍媸，其才已見一斑。今得世弟允合，佳朋無疑，得一倫矣。又不得不尋佳偶之掌珠以為夫婦。故近日以來，懷念之私，心搖搖也。愛慕之情，苦如荼也。竟不知何從所適，心不煩而煩，意不亂自亂，更且魂夢無依，飲食俱廢矣。故此懇求世弟早賜指明。即泥首階前，奚啻百拜也！」

許繡虎這一番說話，如泣如訴，如怨如慕，直聽得居公子如泣處以生憐，如慕處而知感。又不得不正襟危坐，微微而笑道：「原來老世兄果情種也，怪不得移情於彼矣！然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世兄既具此深情，小弟不敢不以情結情，願執柯斧，成全了老世兄罷！」

許繡虎聽了，不勝措愕驚喜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掌珠果是女矣！若得世弟為我撮合，則世弟又不獨良朋，而兼有骨肉之愛矣。敢請直言，莫使愚兄腸急。」公子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掌珠是係妹名，和詩者即是舍妹。」

許繡虎聽了，不勝大驚大喜，遂又連忙謝罪，道：「姑念愚兄遠人，唐突之罪多矣！原來老年伯與老伯母育麟有鳳，萃於一堂，真可喜也，真可愛也！敢問令妹，青年幾何？怎有如是之才？又怎知我與世弟相逢羨慕？又怎得入寺和詩，這段情由，乞為細說？」

居公子道：「當日小弟回家，兄妹之間說及世兄之俊美，世罕有儔，不期舍妹留心。近因小弟遊學，家母與舍妹入寺燒香，見壁上有詩，因而停步，細玩詩意，知是小弟所遇之人，不勝技癢題和。不意她心細如發，即於詩中微露以托終身，遂爾抄錄室中，以志不忘之意。前日小弟初歸，舍妹即以世兄在室相告。若以舍妹之才，別具一種。小弟只不過文字經心，詩詞疏略。獨我舍妹為父母鍾愛，自幼訓以詩詞，做來無不精美。所以兩大人欲為舍妹覓一佳婿，試思富貴貧乏之士，一時怎得有人。是以蹉跎二八，尚然待字。今弟如今入內即與兩大人言明，成就這一段良緣，豈非佳偶！」

此時許繡虎直聽得渾身酥軟，心窩奇癢，無處抓撓，只得深深拱揖，謝道：「書生涼薄，恐不足以望登天。苟能如是，終身佩德別無他望。」正欲再問，忽見小童走來傳說：「夫人有命，恐公子言過多，有損精神，立請入內。」公子連忙起身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從來巧計可瞞天，便是神仙難測焉。

如此行來如此去，風流的是錦團圓。

許繡虎回到書室，歡喜無限道：「再不想這掌珠是倩若的妹子！我前日看見樓上的人，就是掌珠。今日若不說明，豈不使我在夢中！如今細想來，深得我二詩之力。只說尋友，誰知又是求凰，這般巧遇，必非人力，乃天作之合也，我許繡虎何幸而得良友才美之女，異日與她花燭之下一一說明，其樂也何如？」

忽又想道：「她雖詩中有意，倩若今又相許，自是無疑。但我想此皆兒女之私情愛慕，婚姻大事，主張還待父母之命。倘或他父母不從，這怎麼處？」因又疑疑惑惑的起來。

不意次日居行簡走到書室來，許繡虎連忙接見，彼此說些閒話。居行簡道：「當此暮春風和日暖，今日愚父子欲同賢姪向郊外一樂。不期小兒被他母舅請去，郊游不果，只得使老妻潔治一觴在園亭對飲罷。」許繡虎致謝，同到園中，大家玩賞花開花謝，家人來請入席。

許繡虎到了席間，沉吟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世弟出門大約即歸，何不少停以待何如？」居行簡道：「他母舅夫婦最愛小兒，不去則已，去則必留經月，如何等得他來？賢姪莫非笑我年高，不善詼諧豪飲麼？」許繡虎只得坐下而飲。

二人飲到中間，居行簡道：「昨日小兒細述賢姪辭婚受侮，原來，就是我同年進士來應聘之女。這來應聘有女也曾托人要招小兒為婿，未曾許允。誰知他又見賢姪如此才貌，欲招賢姪為婿，此是有女之家，為女擇婿的美意，若以賢姪之貌美才情，招至東牀，亦無足怪也。只是老夫近日聞他的令愛亦擅才美之稱，賢姪又何為而推辭以成仇恨？」許繡虎道：「若以天下之大，何患無才美之婦。然不有一番默默相關，弄情言外者，終非奇偶，且人各有志耳，故小姪不取也！」居行簡聽了點頭。

又飲半晌，道：「設使賢姪若無相關弄情之奇偶，甘心虛度，豈不可惜？」許繡虎道：「小姪衷曲，昨已在世弟之前吐盡矣。豈敢復飾贅詞。」說罷，只低頭懇求應允親事。

不意居行簡見了，含笑道：「小兒已在我老夫婦面前，委婉曲盡。賢姪又為老夫婦所愛，若以此成全，亦是美事。只是小女蒲柳之姿，又不曾與賢姪默默相關弄情意表，若使下嫁，終非奇偶，又將奈何？」

許繡虎聽了，連忙起身拜謝道：「老年伯與老伯母德重如丘山，世弟之情，渝如金石。今又世妹許給絲蘿，深愧孤寒菲陋，誠恐有玷門楣，難堪入選。老年伯若慮無默默相關，弄情意表者，即屬和二詩，豈非一證。又豈不是許繡虎之姻[illegible]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子，聘乏囊空，徒增懷恥耳！」說罷，伏地而拜。居行簡連忙攙扶，道：「言出我口，奚用聘。為喜得乘龍，我心畢矣。只消擇日使小女於歸，以奉箕帚。」

此時，許繡虎歡歡喜喜，竟大拜了四拜，居行簡受拜不辭。重新暢飲了一番方散。正是：

良緣已訂待風流。簫鼓喧天入畫樓。

無奈世情多幻變，又從巧幻兩相酬。

自此許繡虎執子婿之禮，安心守候，以待擇吉與掌珠小姐成親。不期候了多日，尚不見有消息。一日想道：「我當日到此，只因尋訪，無暇登臨覽勝。慧靜說了許多舊跡，竟不曾一一玩賞。我今清閒，何不去尋他做個導引閒遊，有何不可！」遂將衣巾整理，帶了小芳到觀音庵，來見慧靜，慧靜就引他出門遊玩。

不期閒遊觀玩間，冤家路窄，卻來了一人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，就是來塚宰的公子。為何來公子也到松江府來？只因來應聘假滿進京，來公子在家憨呆行徑，已不必說，只因來公子得了燕器為爪牙，燕器又仗了公子的勢力，討了幾封薦書到蘇鬆二府打些抽豐，文武官員無不推情。

他到松江府來，寓在法界寺，因見了許繡虎與掌珠的詩，寫錄完了帶回嘉興府報知來公子。來公子大怒道：「我當日將他鎖禁，不允親事，要餓殺他。誰知我母親放他逃走，造化了他。如今逃到松江，自然說我妹妹無貌無才，不肯為婿，說得沸沸揚揚壞我體面。如今怎得用什麼法誘他來家，將他處死才快我心。」燕器道：「若要處置他，有何難事！只消公子自往松江著人打聽，他一個孤身，拿鎖來家慢慢處置。」公子歡喜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趁早去拿！」

遂帶許多家人乘了一隻四櫓四槳如飛的快船，只走小路澱湖，向松江趕來，不消兩三日就到了松江。他也不尋下處，就在船中安歇。燕器引了公子到各處遊玩了幾日，然後著人通報知府。知府親自來拜，相見施禮道：「不知公子駕臨敝邑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

來公子□□□□□□見他打躬不起，且不回答，卻將手中一柄金扇向知府紗帽上輕敲，說道：「你這頂紗帽，靠誰人之力得來？」知府道：「是尊公來天官大人所賜，小弟焉敢忘恩。」來公子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因坐茶畢，公子道：「我今此來，只因有個仇人許繡虎，潛匿貴地，相煩緝獲帶回，遠見高情。」知府聽了連聲說道：「領教。」遂作別回衙。一時不知就裡，吩咐書吏、衙役密拿漏犯許繡虎，係嘉興人。衙役領了牌票，分頭緝訪，緝了多日，絕無影響，受了許多屈棒。

不期一日合該有事。來公子住在船上，日日著人來催知府替他拿人，自己同燕器隨處閒走。誰知這日許繡虎在書室中閒坐不住，來尋慧靜，慧靜引許繡虎到雲間洞天九峰書院，看些古蹟碑亭，名人鐫記，不勝歡欣覽賞了半日。因吩咐小芳先去尋個幽雅的酒肆飲酒。自同慧靜慢慢而來，不期遇著一起閒遊的人，內中一人認得許繡虎，用手指道：「這人就是小許！」忽然間有十數個青衣小帽的人擁上前來，一個簸箕圈兒將兩人團團圍住，不容前走。

許繡虎、慧靜不知就裡，只聽得有人喝叫：「快快拿住了小許！」慧靜見勢頭來得不好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們為著何事？」還喜這些人不敢動手，只圍住不放，口稱：「我家公子要請許相公回去，並非惡意。」

正說未完，又來了二人，走入圍中，內中一人說道：「原來，你就是許繡虎？現今來公子告你是脫逃人犯。在府太爺著我們到處密拿，追逼得好苦，快跟我去見太爺銷簽！」說罷，腰間取出一條鐵索，要將許繡虎鎖住。許繡虎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大膽奴才！我是黌門秀士，在此遊學，府尊誤信這來丑驢，這事了不得！」

此時，來公子也趕到，聽了這話，心中大怒，只叫：「家人快拿。」家人叫府差動手。府差聽見是許秀才，哪裡還敢發話，因叫來家人圍住，此時就引動了許多人觀看。

許繡虎正在難分難解，忽有一乘轎子，內中卻是居行簡拜客回來，在此經過，聞得轎前喧嚷，因推簾看是何事。卻見多人圍著許繡虎喧鬧，叫跟隨救護。跟隨的將轎歇在一邊，遂叫一聲：「來救我家相公的有賞！」

只這一聲，前後左右鄰近，曉得是居行簡老爺家相公被人欺侮，遂一個個磨拳擦掌打入圍中，直打得來家人各抱頭鼠竄，救出許繡虎、慧靜，同著轎子一路而回。到了分路處，慧靜告別回庵。

這來公子自小憨呆，從不曾見打劫的事，又見勢頭兇惡，強龍難敵地頭蛇，恐怕有人打他，遂不顧性命，扯住了燕器逃到船中。安息多時，家人陸續俱到，說道：「小的們正要拿他，卻被人打劫去了。如今問明，才曉得是做過鴻臚寺的居老爺著人打劫去了！」公子大怒，道：「什麼鴻臚敢來打劫，太歲爺頭上動土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」

燕器道：「公子不消發怒，如今是對頭官司，明日公子坐在知府身上，問他要人。他若不獻出人來，說他自恃鄉紳凌辱公子。若知府不能處他，就要他參詳六院。再若處他不倒，就寫書與令尊大人尋他過失，參他一本，不怕他不傾家喪命。」來公子大喜。

次日來到府中，不期知府從五鼓出門，迎接上司未回，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居行簡同許繡虎到家，居行簡自入內去了。半晌，同了公子出來相見。公子道：「不意來公子蹤跡老世兄，於此地相值，亦可謂為妹求婚之懇切矣。」居行簡道：「為妹求婚急欲成就，倒也難得，只是過於憨呆，沒有強迫之理。今喜走散，賢婿安心在此，不必介意。」許繡虎道：「岳父之命，敢不敬從。只可恨憨呆將小婿之名入府，府尊不察，認作人犯，到處緝獲。因此小姪實是氣他不過，明日去見府尊，自有定論。」

居公子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道：「去見固好，只恐府尊見是姻親，無不勸言美成，那時推辭又覺費力。弟意當日妹丈，原為令叔相召，不期路遇小弟，因而逗留在舍，今又與舍妹天緣結姻。原擬吉期邇，誰知又遇狂呆，必欲追回就親，就親必無此理。舍妹之成親可緩。為今之計莫若速進京中，可一免令叔懸念。二則秋闈不遠，倘能賴令叔之力，援例在任進場，以老妹丈之英才，自然入彀，衣錦回來與舍妹成親，使小弟與家嚴、老母叨榮多矣！」

行簡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吾兒之言實是有理，賢婿不可不從。」即吩咐收拾行李，打點許繡虎進京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姻緣注定前生譜，反覆成全認一家。

不知後事果是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